

根据作者长篇小说《秘密印钞局》改编

三十九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血雨腥风的金融决战 刀光剑影的货币厮杀

纸币硝烟

编剧：高占祥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币硝烟 / 高占祥编剧.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202-06197-8

I. ①纸… II. ①高…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0390号

书 名 纸币硝烟
编 剧 高占祥

责任编辑 唐 丽 段 颀
美术编辑 于艳红
封面设计 贾 海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35.75
字 数 618 000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6197-8 / I · 870
定 价 7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剧

献给中国几代印钞人

献给中国几代银行家

内容简介

长篇电视连续剧《纸币硝烟》，是中国第一部以印钞业为题材的电视作品。系作者高占祥先生根据本人所发表的长篇小说《秘密印钞局》改编的。真钞、假钞、伪钞斗法；制版、盗版、护版纠结。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全景式地反映了现代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货币战争。

本剧写到了四个印钞局，即民国财政部北平印钞局；七七事变后，日军用以“杉工程”命名的专印中国假法币的印钞局，套购了我国大量稀缺物资；蒋介石得知日本造假猖獗，决心“以假对假”“以毒攻毒”，在重庆建立一所印制日伪假钞的秘密印钞局，与日伪打一场特殊的货币对攻战；与此同时，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秘密印钞局，印出边币，令日寇惊悚、国民党恐慌。

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对边区印钞局恨之入骨，疯狂叫嚣：“要把土八路的印钞局从地图上抹掉。”

蒋介石也把边区印钞局视为心腹之患，以重兵向解放区进攻，要把我边区印钞局炸平、毁灭。

然而，我边区秘密印钞局就是在无场地、无材料、无设备、无外援的重重困难包围下，顶住日寇的大扫荡、国民党的狂轰滥炸而强势崛起。实现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把人民币送到哪里”的钢铁誓言。

边区印钞局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壮大。人民币的横空出世，一统华夏货币乾坤。让蒋介石既输掉了金融战争，又丢掉了江山。

作者将票版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内容。票版具有官方属性，拥有无上权威。版就是权，权就是钱。有了财权就能支持政权、军权。票版堪称摇钱树、聚宝盆、金母鸡。各方政治势力无不觊觎、企图染指、争夺对方的票版。军统局长戴笠，一面要求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冒险提供日军手票、伪币票版；一面指使学生温越盗窃我印边币的票版。该剧不仅描述了四个印钞局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如汪伪高层为了争权夺利，彼此使出了美人计、反间计、借刀杀人计等损招毒计。发生了汉奸吴三宝抢劫鬼子运钞车的惊天大案。更揭示了四个印钞局之间的殊死搏斗。诠释了现代史上—场钞票大血战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巨大影响，厚重而深邃，充分揭露了敌伪内部酷烈的火并，残杀，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为图一己私利，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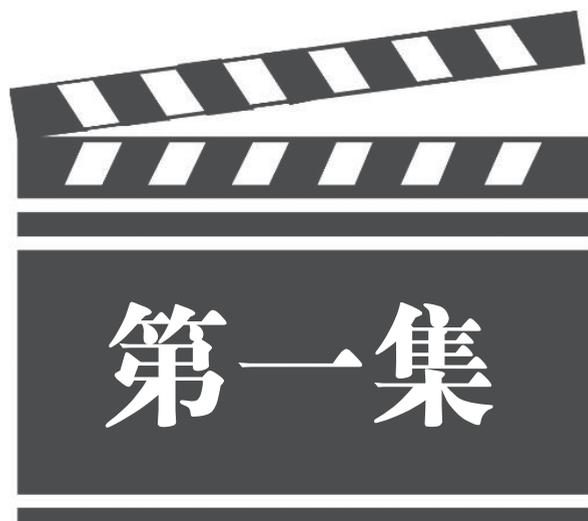
心斗角，尔虞我诈，翻云覆雨的丑恶嘴脸。鞭挞了冈村、植田、井原等侵略者的凶残、暴虐、冷血；戴笠、周佛海、李冠群等枭雄政客的狡诈、阴险、卑劣。

作者以浓墨重彩塑造了宋衡、杨卓、甄善仁等印钞人大爱大恨、大起大落的性格特征和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尊严。

电视剧开篇曲：

炮声响，烽火燃，
九州无处不硝烟。
假钞搅得人间乱，
黎民百姓受熬煎。

刀光闪，剑光寒，
货币战争卷狂澜。
朝阳一出妖雾散，
英雄放眼看河山！



黄浦江浊浪翻滚，汽笛长鸣，船舶航行如梭。

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监工手持皮鞭，虎视工人。搬运工人赤膊背着或扛着沉重的木箱和麻袋蹒跚而行。

镜头急速推向上海标志性建筑——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

旁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着东方明珠、远东巴黎美誉的上海，是中国最早融入世界洪流，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也是亚洲最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中国的华尔街。

1、南京路上。（日，外）

高楼栉比鳞次，商店招牌五光十色，玻璃橱窗内琳琅满目。车辆川流，人群潮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甜腻腻软绵绵的歌曲：“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两位漂亮少女携手徐行，一位身穿乳白镶银边的缎子旗袍；一位身穿豆绿镶蓝边的蜀锦旗袍。姿态娇婉，清隽秀拔，婀娜中饱含英武之气。

几个小伙子直勾勾地盯着双姝，忍不住调侃道：“哟，今天可饱了眼福啦！见到了从峨眉山下凡的白娘娘，小青青。”

“唔，真漂亮。赛过胡蝶，胜过周璇。”

“嘿，简直就像武侠小说中的绝代双娇。”

“我认识她俩，都是上海大学女篮主力队员，穿白的叫白玉凝，穿绿的叫丁美娟。”

“我说呢！两个美女个子这么高，原来是打篮球的。”

二女早就听惯了人们的赞美，启朱唇，展玉齿，嫣然含笑，旁若无人地边走边聊。

丁美娟问白玉凝：“玉凝，上海中西交会，万商云集，是千百万人的梦幻家园。你说，上海怎么发展得这么快呢？”

“你真逗，咱俩都是外来户，我可没研究过上海的发展史。”

丁美娟：“你平时老向我提问题，今儿答不上来了吧？”

白玉凝：“你这一提呀，倒使我想起了校长办公室里挂的那幅名人书法：

上善若水
海纳百川

头两个字连起念，不就是‘上海’吗？”

“这幅书法我也见过，不仅寓意深刻，字也很漂亮哟！上海地名可能就是这么得来的吧！”

“很可能。这两句话我越琢磨越有意思：我到上海两年多了，很少见到有人在大街上打架斗殴，这不是‘上善若水’么？上海还是中国移民最密集的城市，要说移民文化，恐怕上海属老大。许多人才都是从外地遴选来的，就说咱俩吧，你从青岛来上海，我从杭州来上海，咱不也是‘海纳百川’中的一分子吗！”

“这么说，咱俩也是人才啦！”

“当然了，不光是人才，咱俩还是天才呢！”

丁美娟哧哧娇笑道：“你可真是大言不惭啊！”

“你想想呀，咱俩要不是天才，能考上名牌大学，并成为女篮一号、二号选手吗？”

丁美娟：“明天咱和日本女篮的这场球赛可是硬仗，这就要看你这个女篮一号的本事喽！我这二号的任务是掩护你进攻，配合你作战。”

白玉凝：“哎呀，明天交通部的王部长也要来观看球赛，让我给他送两张票，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他是交通部长，怎么找你要票呢？我看呀，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去观摩球赛，而是观赏你这个美人儿！”

“别瞎说！我得赶紧把票给送去。”

丁美娟：“这几场球赛的票颜色都差不多，可别送错了哟。”

白玉凝从白色挎包里拿出两张红色的请柬，边走边小声地念：“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下午二时，举行中日两国大学女子篮球友谊赛。没错！没错！”

2、上海大学操场。（日，外）

气氛热烈，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大学女篮与身穿蓝色球衣的日本横滨大学女篮对阵。场上争夺激烈，红队球员在个头明显占有优势，但蓝队的攻势也很凌厉。以白玉凝、丁美娟为主力的红队，越战越勇。白玉凝体

型健美修长，迅疾如鹿，敏捷似猿，连连进球，红队比分遥遥领先。坐在贵宾席中的民国交通部长王文瑞兴奋异常，挥舞双臂，不时为白玉凝高超的投篮技术喝彩：“好球！好球！”

蓝队球员气急败坏，常常故意推撞和肘击对手，白玉凝好几次将球高高举起准备投篮，都被蓝队的后卫将手中的球按了下去。接连盖帽，使双方比分迅速拉近，红队七十分不变，蓝队从五十二分不断攀升。观众高呼：“红队加油！红队加油！”

蓝队的后卫满面悲恨，用力对准白玉凝的膝盖骨猛踹一脚。猝不及防的白玉凝跌倒在地，惊呼“哎哟！”挣扎着欲站，但半月板已被踢碎，又重重摔倒。丁美娟连忙抱起她，关切地问：“白玉凝，怎么样？怎么样？”

就在这关键时刻，裁判吹哨提醒：“双方队员注意了，本场比赛还剩最后三秒钟！”

此刻，比赛记分牌上显示：中国队七十分，日本队六十八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玉凝在丁美娟的掩护下，神奇般地一跃而起，接过队友手中的球，运球飞奔，一个漂亮的腾跃，稳稳地将球投进篮筐。几乎是同时，裁判员鸣哨。比赛结束。

裁判宣布：“中国上海大学和日本横滨大学女子篮球友谊赛结束，中国队七十二分，日本队六十八分，中国队获胜。”

顿时，全场沸腾，观众有的尖叫，有的吹口哨，但更多的是鼓掌。红队球员也雀跃拥抱。白玉凝再也支持不住，摔倒在地，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直滚，疼得嘶嘶地吸冷气。队友慌忙抱着她，急切地问：“白玉凝，怎么样？你没事吧？”

白玉凝呻吟：“这一脚真厉害，膝盖骨断了似的，疼死啦！”

许多男生愤怒地逼向日本球员，挥拳欲打：“输不起就别来比赛，故意伤人，不道德！”

丁美娟的俏脸上露出鄙薄的神情，冷哼道：“还谈什么道德，简直是不要脸。”

日本球员耷拉着脑袋离开了。

王文瑞急忙从贵宾席下来，走近白玉凝，安慰道：“白玉凝同学，你受委屈了！那些东洋婆真没教养。”吩咐凌炎：“快用我的车送白玉凝同学去医院检查。”

凌炎忙应：“哎。”

王文瑞又叫住了他：“等等。”从西服口袋中掏出派克金笔和支票

本，刷刷填了几行字，撕了一张交给凌炎道：“这是一千元钱，关照医生，务必仔细检查，安排最好的房间，用最好的药。”

3、虹桥医院单人病房。（日，内）

白玉凝穿着蓝白条纹的病服，斜倚床前看书。

门铃响了，白玉凝抬头道：“请进。”

手捧鲜花的王文瑞走进病房，笑道：“白玉凝同学，我看你来了！”

“哎呀，是王部长。”白玉凝大感意外，连忙抛书，挣扎着欲下床，王文瑞趁机按住她的柔肩说：“不要动，别见外，伤口好点了吗？”

“好多了，部长您请坐。”

王文瑞将鲜花插进花瓶，一双眸子火辣辣地盯着白玉凝，白玉凝满脸娇羞，垂首无言。

王文瑞陡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没话找话，背书似地恭维道：“白玉凝，你真是文武双全，在和日本横滨球队的角逐中，你的芳名传遍了黄浦滩。”又拿起报纸说：“你看，连创立复旦大学的马相伯老先生，也在报上撰文称赞你们，说：‘我们这个民族饱受欺凌，最缺的就是民族荣誉。而中华民族的巾帼英雄，为我中华立了一大功啊！’上海教育界谁不夸上海大学的校花为学界增光，我作为一名观众，也感到脸上有光啊！”

白玉凝娇嗔道：“瞧您说的，女篮获胜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丁美娟今天进的几个球就很漂亮。”

“但你是一号选手啊，对比赛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王文瑞忽然话锋一转：“你各科成绩优秀，雪样聪明花样娇，令人爱慕不已。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维纳斯的化身。”长叹道：“咳！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白玉凝惊叫：“这不是苏东坡怀念亡妻之作《江城子》吗？怎么？难道夫人已经……”

王文瑞愈发伤感，含悲饮泣道：“唉，我和亡妻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喜结连理。我新婚的第三天便去日本留学，分别的时候，她作了一首小词赠我，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忆江南 惜别

君去矣！

负笈渡东瀛。

一寸芳心千滴泪，

无边长夜满天星。

屈指算归程。

白玉凝黯然道：“夫人对您情真意切，令人感动。后来呢？”

王文瑞取帕擦泪道：“后来，她患肺结核，一病不起，我俩的情缘真薄啊！尽管为我做媒，劝我续弦的人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但我却不为所动，没再向任何女性敞开心扉。”

白玉凝由衷赞道：“部长真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人，夫人泉下有知，当深感欣慰矣。”

王文瑞摇头说：“我这人确实比较重感情，但也不是什么大情圣，不可能一辈子鳏居，只要遇上意中人，我一定宝马香车，迎娶佳人。”说罢，两只眼睛热切地盯着白玉凝。

白玉凝局促不安，没接他的话茬儿。王文瑞本是风月场中的老手，觉得火候已到，可以明言了，遂厚着脸皮向她表白：“白玉凝，同学们选举你为校花，果然名副其实。”

白玉凝白皙的脸蛋布满红云，愈显姣美。王文瑞心醉神迷，猛然俯身，在少女光洁的额头上轻轻印了一吻。白玉凝恼火地推开他：“你……”

王文瑞故作惊惶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情不自禁，请原谅我的失礼。可我真的好爱你呀，你如果肯做我的夫人，我会让你过上皇后般豪华的生活。”边说边抓起她的纤手，又欲亲吻。

白玉凝忙从他的掌中抽出手，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还年轻，学业尚未完成，不想早早嫁人。”

“没关系的，你可以继续求学深造，并不妨碍咱俩结婚。”

白玉凝抬眸瞅了他一眼，只见对方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保养得极好的面庞上竟无明显的皱纹。虽说体形略胖，然而这正是中年男子官运亨通、春风得意的特征。心声：“若嫁给此人，自己就是堂堂的部长夫人。要地位有地位，要金钱有金钱，也算一步登天了。十几岁的年龄差距又算得了什么？”虽未吭声，但嘴角已隐露笑意。

一直紧张注意白玉凝表情的王文瑞，捕捉到她脸上微妙的变化，知道方才悼念亡妻的煽情表演已经奏效，已俘获了少女的芳心，须趁热打铁，迟则生变。马上笑嘻嘻地说：“好啊！你不反对，就是默许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无条件满足。我这就去找你叔叔商量咱俩的婚事……”

门铃响了。

“请进。”

丁美娟提着一个郁金香的花篮走进病房，见到王文瑞，深感意外，忙唤道：“王部长”。

“唔。”

王文瑞扫兴地说：“玉凝你保重，祝你早日康复，改天再来看你。”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白玉凝目送他离去，秋水般的明眸中闪烁着柔情的光彩。

丁美娟的眼神中透出浓浓的妒意，对白玉凝强笑道：“哎呀，我来得太不巧了，搅了你俩的好事，该打！该打！”轻轻掴着自己耳光。

白玉凝拉住她的手，皱眉道：“好妹妹，别取笑了，我正有事找你商量呢。”

丁美娟敛容道：“哦，有何要事？我洗耳恭听……”

4、王家客厅。（夜，内）

王文瑞和凌炎还坐在沙发上喝咖啡，王文瑞忍不住唉声叹气。

凌炎问道：“听说白家已答应了婚事，可部长并无喜色，反而愁眉不展，令人费解。”

“你是明知故问呢，还是装糊涂？白玉凝允婚，我固然欣喜，让她把盘子开过来。不料她家提出的条件能把人吓死！答应吧，我非倾家荡产不可；拒绝吧，婚事告吹。想不到我一个堂堂的交通部长，竟也为情所困，被钱所难，搅得寝食不安哪。”

极善于捕捉机会的凌炎，见老长官卷入迷情漩涡，为钱焦虑，仿佛猎犬嗅到某种气息般兴奋起来。他隐隐约约感到，只要他帮部长解决眼下的难题，那么，对方必然会投桃报李。他觊觎已久的邮政总办宝座，将唾手可得。他故作同情地说：“是啊！白玉凝仗着叔叔是上海市教育局长，高自标置。白老头也太黑了，纯粹是个财迷，把女儿当摇钱树，想在部长女婿身上狠捞一笔。”

王文瑞没好气地斥道：“少废话，没见我正郁闷吗？”

“是！是！是！古来黄金与美人并重，没有大把银钱，难讨美人欢心。我有个生财之道，也许能解部长缺钱的烦恼。”

王文瑞猴急地说：“哦，快讲！”

“咱们交通部不是每年都让北平印钞局印邮票吗？我建议，今年转给英国印钞公司印。按照惯例，他们会付给我们一笔可观的佣金。还有，咱们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它个轰轰烈烈。每年让该公司印十五亿枚，先签上

五年合同。哇！这笔大生意的回扣是天文数字啊！您部长不就可以抱得美人归了吗？”

王文瑞沉吟道：“你说得轻巧，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凭什么把中国的邮票转给外国印？人们素来都把‘印权外溢’当做卖国行为。视邮票、钞票的制版权为天字第一号的权益。票版就是金融的命根子。他们在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上能让步吗？”

凌炎急忙道：“部长也别多虑，谁不知道英美的印钞技术比咱进步呀！宋衡、范宝泉虽然对国外印钞情况相当熟悉，但只是个技术人员而已！在重大决策上，他们无权置喙。咱就强调利用外国制版先进技术这一招，到哪全能说得过去！”

“唔，此举不失为解决钱荒的好办法。这样吧，佣金到手，百分之二十的回扣归你。”

“谢部长的恩典。”

“唉，就怕蜚短流长，人言可畏呀！”

“这好对付。咱们可以说英国印钞业比中国发达，我们找英国人印邮票，既可以利用先进技术，又可以加强对外合作。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嘛。”

“嗯！理由倒也冠冕堂皇，就由你去操办吧。”

“感谢部长信任，不过……”

“不过什么？”

“属下难以启齿。”

“但讲无妨。”

“我是您的秘书，若插手邮印事务，一定有人骂我手伸得太长，攻击我越俎代庖。”

混迹官场多年的王文瑞，马上听出了凌炎的弦外之音。但此刻他心情愉快，再说了，部下千方百计地讨好取悦长官，不就图的是快速升迁吗？

也应该找机会提携一下，以换取属下的知恩图报。他瞅着凌炎大笑道：

“哈哈，好小子，乘机向我讨官呢。不过，你说得倒也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可是，现在没空位子啦！”

“只要您想安排我，就一定会有位子。即使真的没位子，您要看谁不顺眼，就把他扒拉下来，这对您来说，易如反掌。”

“这个……”

凌炎见王文瑞沉吟不语，急忙提醒道：“部长，那个包汉根是个刺儿头，一向不把您放在眼里，阳奉阴违，惹您不爽。可以把他撤了。”

“此人业务能力强，平时又无大过失，难以下手呀！”

“部下能干是好事，但不听话又有何用？还不如那种能力虽一般，但对长官绝对忠诚的人好使唤，用起来顺手。”

王文瑞思索片刻，奸笑道：“有了，要把一个人搞臭，与其栽赃陷害，莫如制造绯闻。你可以写封匿名信，就说包汉根身为有妇之夫，勾引诱奸良家少女。我以他道德败坏，有伤风化为理由，撤去包汉根邮政总办一职，同时发文任命你为交通部参事兼代邮政总办。”

凌炎的画外音：“好个部长大人，原来大人物也搞小动作。”顿时笑得春风荡漾，肉麻地说：“多谢部长栽培！部长待我恩重如山。由我兼代邮政总办，今后我就让它肥水不流外人田！哦，对了，我还为部长想出一条盖洋房之计。”

“讲！”

“是。咱们交通部每年盈余甚多，部长何不向行政院申请盖座办公大楼。咱又不要财政部拨款，估计孔、宋两位先生都不会反对。我的表哥是建筑商，让他在南京盖交通部办公大楼的同时，捎带着把您上海的公馆也盖了。这叫做顺船带顺货，公私两便，一箭双雕，部长意下如何？”

王文瑞脑子像车水轮盘似地飞速转了几圈，他想起了北宋末年的大奸臣蔡京、童贯等，给宋徽宗修造美轮美奂的延福宫和艮岳时，把自己的宅园也修得仿佛神仙洞府。清代权相和珅，奉命建造圆明园，盗用金丝楠木为自己造房。便对凌炎道：“你的建议切实可行，历代大官在给皇家修缮宫殿时，谁不顺带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但此事也有风险，你要守口如瓶。”

凌炎头点得像鸡啄米：“那是，那是，好事密成嘛！我会不显山、不露水地为您办好这件事。”

王文瑞不安地说：“咱们拿佣金一事，万一传出去怎么办？听说印钞局长甄善仁是个人精，断了他的财路，别找咱们拼命噢！就怕那笔钱吞得进，咽不下，哽在喉咙口。”

“不理他！邮票是由咱交通部发行的，想让谁印就给谁印。他管得着吗？有什么理由跟咱们胡搅蛮缠。过两天我就启程前往伦敦签约。”

“好！祝你顺风顺水，满载而归。”

5、蓝色大海。（日，外）

旷无涯际，群鸥高翔。豪华邮轮伊丽莎白号鼓浪前进。甲板上，各色人种的旅客用不同的语言交谈甚欢。凌炎披襟当风，满脸灿烂。

6、邮政总办办公室。（日，内）

包汉根将解职报告撕得粉碎，怒冲冲地打电话：“部长办公室吗？我

是包汉根，请王部长接电话！”

“不好意思，王部长出差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包汉根“啪”地挂了话筒。咬牙切齿地骂道：“王文瑞啊王文瑞，你这个大混蛋，色迷心窍，利令智昏。满脸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为了排斥异己，提拔亲信，横加罪名，给我扣屎盆子，断送我的前程。我包汉根岂是好惹的！你既不仁，休怪我不义，不把你搞得身败名裂，我誓不姓包！”

7、印钞局长办公室。（日，内）

坐着局长甄善仁、钢版科长宋衡、印刷科长范宝泉、总务科长贾元庆、工会副主席兼员工子弟小学校长甄婷。

包汉根气愤地说：“王文瑞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以权谋私，可恶之极。”

甄善仁怒道：“王文瑞伙同部下竟干出如此齜齜的勾当，直接威胁到印钞局的生存和地位，甄某与他势不两立！”

众人义愤填膺，大骂：“王文瑞祸国殃民，寡廉鲜耻，该死该杀！”

包汉根提醒：“王文瑞这老混蛋，骂是骂不倒的，须要闹出点大动静来，把他扳倒。”

众人：“对！”

甄善仁说：“这样吧，我带范科长和贾科长赴南京去找王文瑞交涉。前些天财务科长移民去了美国，我建议，由包先生接任此职，诸位意下如何？”

众人：“好，我们都赞成包先生接任财务科长。”

甄善仁问包汉根：“不知包先生可肯屈就？”

包汉根忙道：“多谢甄局长和诸位提携，包某不才，愿为贵局效劳。定要竭尽全力，帮局里夺回印制大权。”

剪着短发戴着眼镜的甄婷是甄善仁的独生女，对父亲说：“咱们招收职工子弟的通知早就登出去了，已有一千多人报了名。如今局里摊上这倒霉的事，自顾不暇，还进行考试吗？”

甄善仁果断地说：“考试照常进行，择优录取，此事就交给你了。我们去南京，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五天便回来。”

包汉根忙说：“局座不要太乐观了，那王文瑞当过省长，老奸巨猾，在中央颇有根基。他既与英国签了协议，岂肯把吞下的肥肉再吐出来？”

贾元庆插嘴：“包先生说得对，王文瑞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大舅子，